

# 清明的蒸饺

□ 杜宏兰

我从冒着热气的笼屉里，挑出了包得最好看的20几个蒸饺，一个个摆在案板上晾着。随后，坐在椅子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承担做清明节供食的任务，忙了一上午，成品终于出锅了。

蒸饺是我们北方的一种主食，比饺子大，皮薄馅儿多，蒸着吃。每年清明节，都是我必备供品，扫墓结束，每个人分吃两个，谈论一下口味如何。所以，我得高度重视，仔细回想别人做蒸饺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再动手。

第一次听婆婆说起她的母亲，就是她清明节做蒸饺。婆婆的母亲特别爱干净，脑袋上的白头巾永远一尘不染，做完饭就拿起笤帚一遍遍扫地上砖缝里的灰尘。婆婆说，她母亲做饭很好吃，很下功夫，尤其清明节这顿蒸饺，更是细致。馅料主要有猪肉、豆腐、粉条、韭菜，这些全部切成小丁，豆腐丁先用少量油煸干，粉条搅入些酱油备用。然后先炒肉，再依次炒入豆腐、粉条，放入调味料，等待炒好的馅儿彻底放凉，再放入韭菜丁拌匀，这就可以包蒸饺了。

婆婆说，每年清明节她的母亲不去扫墓。当他们扫完墓回家，母亲会急切地询问每一个人，蒸饺好吃吗？大家吃了有什么反应？当然，她每次都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婆婆的母亲去世很多年了，她和妹妹们每年都会在母亲的墓前分吃蒸饺，只是蒸饺里的“内容”有了变化。

蒸饺是婆婆做的，她继承了她母亲做饭的认真和爽利。做蒸饺馅儿基本流程没什么大变化，只是婆婆又加进了黄豆碎这一材料，这样蒸出来的饺子，更有嚼劲，更香。

每到清明节这一天，婆婆做蒸饺总是从剥黄豆开始。提前煮得胖胖的黄豆，放到案板上不太听话。起初，刀一剥，案板下、地上滚得到处都是，婆婆用她粗糙的大手抓了这一一个，又跑了那一个，画面很是滑稽。剥着剥着，碎了的黄豆就听话多了。这一天，蒸饺出锅后，婆婆绝不让任何人先吃，她会从每一锅中反复挑选出包得形状最满意、大小适中的作为供食。尽管每年大家扫墓分吃蒸饺时，赞美的话都差不多，但谁又会拒绝多听一遍亲人的夸奖呢？何况还是在逝去的父母墓前。

婆婆过世有几年了。她生病后，我们几个儿女在医院照顾了一段时间。出院回家后，她尽量想做到一切如常，让孩子们按时上班、上学。其实，她的精力已经大不如前，但我们没有刻意阻止她干活，因为在一家人的心里，每个普通的日子，每个有母亲在的日子都是那么珍贵！

那一年的清明节，我们提前几天就说今年的蒸饺还是您亲自做，婆婆还强撑着满口答应，其实她已经有些起不了床了。清明节当天，嫂子主厨，我打下手，婆婆躺在摇椅上指挥。嫂子和我尽量请示婆婆每一个细节，包括粉条用什么水泡，肉炒多长时间下入粉条，炒好的菜放多少十三香，蒸饺包多大合适……

蒸好后，我们小心地把挑出的饺子放到一个不锈钢餐盒里，带去扫墓。

返回家，汇报分吃蒸饺的情形，我们故意夸大本家的几个叔叔如何发现蒸饺有些不对味儿，如何回忆以往清明蒸饺的可口，婆婆笑得很开心，像个孩子。

那是她和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清明节。

婆婆最后的日子，虽强撑着自己吃饭、洗脸，但脚肿得厉害，我每次帮她穿鞋时，看到她粗大的手掌不再结实有力，而是无力地垂下来，蜡黄清瘦。我这时总会想起她一只手拿刀剥黄豆，一只手捡拾逃下案板的豆粒，那时的她多么幸福快乐，她的心里满是一个个热腾腾、香喷喷的蒸饺。

这几年清明节的蒸饺一直是嫂子在 做，嫂子在蒸饺馅儿里加入了木耳碎，味道更好了。公公婆婆的墓旁有一片桃林，清明节扫墓时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们总会拿着好酒好菜在他们墓前分享，我们的孩子们吃着玩着，绕着每棵桃树转着圈，他们好像并不知道清明节是什么样的日子。我只是宽容地对待孩子们的笑声。

当然，最重要的分蒸饺时刻，孩子们都要磕头，他们瞬间安静下来，看到大人们评论蒸饺的咸淡、色泽、褶子大小时，他们才会恢复常态，又开始大声说笑、大口吃蒸饺。

今年，我想接过清明做蒸饺的传统。虽然小时候在娘家一直有奶奶罩着，婚后好几年才学会做饭，做蒸饺的水平不怎么行。但还是想，万一扫完墓分吃蒸饺时，有人能说，馅儿里增加了虾皮的蒸饺挺好吃，那我也就是个合格的母亲了。

蒸饺承载着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我们每个人都能品尝出蒸饺不同的味道，就像每一代人心里都有一个母亲。母亲走了，但她们用过的蒸锅、笼屉、炒勺……会“看着”子孙们弯了腰，白了头发。



## 我走在古镇的街巷

□ 路红波

屋檐下透出的光  
是清冷夜雨里的希望  
追寻着梦想  
我迷失在这弯弯绕绕的  
磁器口的街巷！

清冷  
是滴在树枝上的声响  
迷雾  
是罩在古镇上的气场  
爬坡越坎  
更应该是生活中的日常！

“撑着油纸伞  
走在悠长长  
而又寂寥的雨巷！”  
如此的意境  
竟然是迷路赠送的犒赏！

追着光  
循着声响  
沿着一户户  
高高低低  
曲折弯弯的山街旧巷  
浓雾中满是麻辣的醇香！

撑出的雨棚  
几次险些碰撞  
斜斜的影子  
拉的很长很长  
默默的行人  
相遇在弯窄的曲肠！

终于  
走进灯影绰多姿的主巷  
有阳春白雪  
煮茶品茗的登楼凝望  
也有下里巴人  
追寻世俗欢乐的舒畅  
吃喝玩乐  
都能在这里找到会场！

只是  
雨夜还是减少了  
她的繁忙  
清冷  
已让一些商铺关闭了门窗  
前铺后场  
竖立的扇扇门板横挡  
挡住的是江湖的风雨  
和家家的喜乐悲伤  
鳞鳞的石阶步道  
将古街拉的不太宽广

但却串起了条条  
数也数不清的曲折幽长！

叫卖的声音  
在雨夜里  
增添了几分沧桑  
但各种各样特色的商品  
还是吸引着人们欣喜的目光  
我走进一间杂货铺  
拿上一尊斗笠杯  
那青灰的颜色  
应该是磁器口磁器底色的  
模样！

我走在这巴山夜雨  
江风秋意浓郁的街巷  
看临江大门前的古意新坊  
临街商铺里音乐仍在激荡  
老榕树在斜风细雨中哗哗作响  
仿佛还在洒脱的歌唱  
歌词就是她见过的  
太多太多的欢聚和悲伤！

围炉煮茶  
在江边的客桌上  
“沿着长江，读懂中国  
万里长江行重庆段  
渝见长江，山水有约  
我在磁器口古镇等你！”  
每一句都吸引着你的畅想！

我默默的作答  
不用等  
我来这儿了  
来感受那穿越千年  
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惆怅！

我漫步夜雨中的江畔  
捧起一杯冰冷的江水  
泼到自己的脸上  
一霎那的悸动和泪水一齐  
滴进脚下的长江！

将脑中的各种具象  
变成眼中脚下  
那最美最美  
磁器口古镇江边的一粒沙，  
一株草，一场风，一场雨，  
最好就是那  
一场好梦之后  
真真切切  
升腾在历史烟尘里的  
那一曲曲轻吟浅唱！



## 雾漫湿地

本报记者 田雨 摄



（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